正誼堂全書

13
743
22

門 1
號 743
卷 22

# 楊龜山集

明治 年
一月 日購求

福州正誼書院藏版



道一脈眞派相承逮今六百餘載矣莫爲之前敦啓其後而理學人文之盛綿衍不窮閩人士其可忘所自乎龜山楊先生游程氏之門當時一堂講習者若游若呂若謝皆同門友拔出儕輩而明道夫子獨於龜山之行也目送之日吾道南矣則是開閩學之淵源接引來者實自龜山先生一人始在明道固已早券也夫當先生時士子獵取科第幾數十年一登進士率皆奔走仕籍卽求其矯然自好謹難進之節者已鮮其儔安望能虛已從人成名旣六載猶執弟子禮以至於强仕之年且立雪師前好學勿倦

如先生者宜乎載道而南一傳而羅豫章再傳而李延平三傳而朱紫陽他若蔡氏西山九峰黃氏勉齋陳氏北溪輩相繼而興海濱稱鄒魯焉雖然此非獨閩人士之幸也自先生官蕭山道日盛學日彰時從游千餘人講論不輟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而波及四方者能無泝源於閩哉向使濂洛而後不有龜山則豫章延平烏在爲見知之皋禹俾河南周程之學得朱子而集其大成歟顧嘗謂道之傳也難而道之行也亦難先生弱冠登第年七十猶自縣令權教授事越明年乃得召入祕書陳時政得失未幾侍經筵爲祭酒復以攻擊奸人力排邪說不見容於朝以去夫區區一秩祿州縣殆將老矣而謇諤大廷雖及兩載究未有以盡其用道之難行蓋如此抑又聞之遇有汙隆道無顯晦先生行年八十有三自始進以迄退處憂勤惕厲歷始終如一日若夫啓佑後人鼓一時韙瞶用綿河洛之緒於不墜道之所以傳固卽道之所以行也噫五星聚奎應運而出開中州道脈於前長星垂象應期以生肇八閩道統於後豈非天哉讀是集可以知先生矣

康熙四十八年己丑孟冬穀旦儀封後學張伯行題於榕城之正誼堂

# 孔序

余不肖叨仕延郡於今上甲午中秋前數日緣將樂邑令呂君取入科場奉憲檄暫攝其政獲謁龜山先生祠得遇賢裔諱令聞暨諸道契一一接晤焉繼惠先生文集屬余序余不禁爽然自失曰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將以序先生之道德耶先生道德自卓千古將以序先生之事功與學業耶先生事功學業自在天壤噫嘻余烏得而序之哉亦就夫先生之卓千古天壤者强而複贅之可乎因思六籍後儒者著書垂遠固在掞道樞彰學奧揭日月而行之爲世範士翼非第繡

聲幌爾也故文一而已矣有學士一時之文有聖賢垂世之文夫一時之文學欲其博詞欲其工格欲其古或感事而發觸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語雖其間有至有不至則言成一家亦足快炙一時若乃垂世之文則有異言不本於聖賢者不以著說事不原於忠孝者不以教人崇正黜浮羽翼經書繼往聖開來學其道脈薪傳歷千百祺而益光也此其人自鄒魯以還不可數見惟龜山先生一人而已先生氣質純粹得於天性者深本於地靈者復厚生而穎異長而神明理固然也方其矢志聖修慨然以斯道爲己任北學於中國載道而南上接洙泗之傳下衍濂洛之脈一時被其澤百代宗其業猗歟休哉人稱程氏之肖子子謂聖門之功臣盛德大功誠莫與京矣斯豈一時文士流學成其學詞成其詞格成其格自爲一家言者所得而襲取之哉雖然吾猶有志焉俾讀斯集也法其誠正節槩以立朝自爲社稷倚賴之重法其慈和誠求以親民自爲民人攸寄之隆抑能法其毅然自命專心致志尊師樂道以礪學自造明心見性聖統淵源之極況閎爲天下才藪積之厚者流自遠靈源玉華又極天地孕毓之奇繼先生而起者自必有人吾固爲賢裔勉諸猶共爲鋪士勉諸嵗順治十一年八月廿一日也尼山後學孔興訓謹

識



王序

自唐歐陽詹以詩文爲七閩倡閫之人士聯翩鵲起霞蔚雲蒸猗其盛矣廼聖賢之奥性命之蘊則若有待焉有宋名儒輩出幾以百數鼓吹正學羽翼聖經上傳洙泗下接濂洛海濱之士稱鄒魯焉然破荒開闢實自龜山先生始先生閩產也北學於中國程氏之門皆西北之士得先生也晚西北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道脈南來宗師百代先生之功卓乎偉矣歷世以降末學多歧家立門徒人竊皋比豪傑之士於是恥之然儒有眞派學有嫡傳施鞏孟冠未可襲而取也先生天資純粹襟度曠夷海闊天空浩然

無際而道必求諸師行必求諸禮立朝則以社稷爲重爲政則以親民爲先當其安於州縣不求聞達力學不倦守正不阿及稍進用則首排和議專黜安石至若撤燕兵振威望一統帥罷奄寺爭三鎮問肅王卓然正氣炳人耳目又先生之學也實繇元長而攻擊其弁不遺餘力其造養之深學問之純出處之正經濟之大此豈世儒所得而襲歟世之浮慕者竊之形求者疑之且謂儒術之末效彼靖康之癒也殆如臥者望之殺然黃其色若死青之茲雖公秉淳于奈之何哉先生之後聖學大明岷海宿海實維伊祖原乎巨星垂象義熙先兆應期五百名賢篤生豈偶然哉道再四傳楊羅李朱一脈相禪此猶儒者之大宗也乎寓延日久四先生皆延產也居其地而被其遺風佩其文而想見其爲人也有日矣且兒曹一曾曩叨鐸西鏞與先生裔孫令聞暨諸文學稱道契焉兵燹之後文集殘闕聞生重付棗梨余故忘陋序之如此古雄後學王孫蕃譔

楊龜山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宋史本傳
奏狀
表
經筵講義
卷之二
語錄
卷之三
書

卷之四
啓
記
序
卷之五
題跋
雜著
卷之六
哀辭
祭文
狀述
誌銘

儀封張伯行考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宋史本傳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自少穎異及長天資夷曠不爲崖異
夸絕之行以求世俗名譽與人交始終如一性至孝幼喪
母哀毀如成人事繼母尤謹登熙寧進士調汀州司戶不
赴往師程顥及歸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顥卒時設位哭
之寢門以訃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頤於洛時年已四十一
日頤偶瞑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頤既覺門外雪深一尺
矣時嘗疑張載西銘近於兼愛與二程往復辨論卒聞理

一分殊之說杜門力學者十年始出歷知瀏陽餘杭蕭山
三縣皆有惠政民思之不忘諫官張舜民薦除荆州教授
浮沈祿仕不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公卿大夫皆尊信之四
方之士不遠千里往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宣和五年蔡
京因傅國華薦召赴都堂審察以足疾辭六年再召爲祕
書郎詔旨敦迫既至遷著作郎面對奏曰堯舜允執厥中
成湯執中先朝熙寧紹聖崇寧皆反之願明詔有司條具
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
益之一趨於中而已朝廷方圖燕雲時疏言燕雲之師宜
退守內地以固根本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
又言都城無高山區浸以爲阻衛人懷異志一有緩急禁
軍不可倚仗執政不能用時因對力陳君臣警戒正在無
虞之時又乞爲宣和會計錄以周知天下財物出入之數
徽宗首肯之除邇英殿說書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
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勵以聳動觀聽漢之汲黯其才
未必能過公孫弘輩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奸雄之心爾
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要
害之地幷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嚴爲守備比至都城尚
何及哉若攻戰略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可以
制勝且謂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爲先人心不附雖有高

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方田免役毒被海內京城聚斂東南花石其害尤甚禍根不除人誰信之欲致人和亟宜去此三者又上言今勤王兵四集而不立統帥雖李郭以九節度之師不免敗衄況諸路烏合之眾哉至如童貫等死有餘辜朝廷置而不問比聞防城仍用閹人覆車之轍不可復蹈疏入除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極言三鎮不可割欽宗立復抗疏言金人駐磁相破大名越數千里犯人國都此危道也彼見勤王之師四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反割三十州之地與之是助寇自攻也又聞挾藺王以去此敗盟之大者宜以爲問責其負約又姚古救太原擁兵不進疏請誅之皆不報會太學生伏闕訟李綱軍民集者數十萬吳敏乞用時以靖太學時得召對言諸生紛紛忠於朝廷非有他意但擇老成有行誼者爲之長貳則將自定上曰無逾於卿遂以時兼國子祭酒首言蔡京人所切齒而論京罪者莫知其所本蓋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無所不至今日之禍安石實啓之當時司馬光嘗言其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已大驗其著爲邪說故壞學者心術以塗其耳目者不可縷數姑即一二事明之昔神宗稱美漢文罷露臺事安石乃言陛下能行堯舜之道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其

後遂有應奉花石之事又鳧鷖詩末章所言本謂能持盈守成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安石倡爲異說以啓人主侈心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孰弊弊然以愛爲事其邪說流禍至於今日伏望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詔從之又言近日褒元祐黨籍未及呂公著韓維范純仁呂大防安燾言官未及鄒浩皆得次第牽復又著三經義辨請毀三經板時士子獵取科第已數十年不復知其非議論紛然諫官馮澥上疏力詆時遂乞罷諫省除徽猷閣直學士改待制提舉崇福宮高宗卽位召爲工部侍郎陛對言自古賢聖之君未有不以典學爲務尋兼侍讀三疏乞修建炎會計錄幷恤勤王之兵及寬假言者句外以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洞霄宮致仕卒年八十三謚文靖時德器早成淵源有自其推本孟氏性善之說發明中庸大學之道渡江以來東南學者推爲程氏正宗晚居諫省僅九十日闢王氏排和議其功甚大子五人迪力學通經亦嘗師顧最知名

## 奏狀

###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切惟陛下聖學高明勤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

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敕命未敢祗受已送祕書寄納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切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冒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勳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懍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二　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竝罷臣自罷權祭酒切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卽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輕學術謬誤慾無以鎮服士心自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高選顧臣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未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　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切念臣年逾七十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言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廢職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　六月四日

右臣叅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宮祠任便居住伏
蒙聖慈未賜俞允者切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
當引年辭祿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
報近於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仆之憂在
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糜餼廩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
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
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
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
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
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令
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
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苟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竭悃
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
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
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
搢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
者睿恩誤被蔀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切惟七十致
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
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
近清光坐享厚祿之爲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
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盲
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降睿旨令臣致
仕以安愚分

辭免嶽牧閣直學士其一　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嶽牧
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者叨被聖恩榮愧交
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
畀宮祠之祿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
非臣涼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
宮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嶽牧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
者祗奉宸綸益深震懼切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
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郎未曾供職資
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

議

其三二
六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切惟延閣之命尤爲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紊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實公議

辭免召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建炎元年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行在者切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叅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宮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不便叅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主上卽位

復蒙睿旨召赴行在某爲舊疾未安尋具前項因依七月
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坐待朝旨仍
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楚州日久未蒙
指揮切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痼疾間作拜履俱
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十二月三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淮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
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
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
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宮觀差遣庶沾薄祿畢此餘生不
勝幸願之至

乞宮祠其一　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
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
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宮
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　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宮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者
伏念臣自熙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淵聖皇帝
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效偷生

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召賓貳卿之列
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愚豈敢飾辭
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筋骸衰瘁心
志眊昏兩脛痹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瀆之誅再干天聽
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
祿使垂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辭免兼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宮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
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
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
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
嵩山崇福宮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痹
又甚於前日豈敢冒貪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
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宮觀差遣以安愚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
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
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矜察除臣一宮觀差
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祿畢此餘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宮觀差遣奉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經幄遂獲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陋識淺聞足以上裨萬一懼冇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兩脛痹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眾仰祿爲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天度幷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厚祿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致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宮之祿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慈矜憫俞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籩廩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茶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靦顏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爲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爲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之士多從之學短褐不完飯疏飲水而東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勵善之實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薦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爲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爲祿學不知方自憐掖策以亡羊奚殊博簺幾類畫墁而志食有愧輪輿拓落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茲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奬惟虞夏之書具在益

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患無其時有適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爲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鼈頭鼠目何意求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涓流必受大壑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修仰酬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祗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譾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籲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癭弱屣履如遺頭目眩昏看朱成碧日懷上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天聽此蓋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常善救人凡在鈞

陶之中不遺瓦甓之賤致茲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廩拊存備至感激難言申謝伏念臣材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樸野已難彊於筋骸晚際休明固願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眾又無以揚已而取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淩兢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麤知出處進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祿暨旬還於祕職遂冒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牆猶忝榮於持橐向非全度何以成茲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摧頹薦膺眷渥臣謹當祗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觀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祇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爲寢墮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顏

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祿以畢餘生
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蓋
伏遇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神威不怒
聖武布昭擴大度而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妄亦未
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慙
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
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適多艱之際溫竊
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懷丘首
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命奇窮已絕榮望眷愚俯逮奚殊
罔象之得珠天祿坐糜幾類支離而受眾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雖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
所及下民不遺致茲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神溟渤
之深老馬已疲終冀微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
舉杭州洞霄宮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光誤
膺華衮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
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流落半生擢實經帷

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
難彊薺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
宮之榮祿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蓋
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
動植容光必照無閒隱微致茲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
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效勤而圖報尚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祿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慙非據恩逾始望感極
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麇頭鼠目何意求
官馬渤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薦膺列聖之誤
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置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
補毫分空糜餼廩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
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苟逃寵冒之羞誠意上通俞音下
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
數此蓋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
容神功不宰凡厥稟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
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歎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
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代虔守作

陳格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謝

恭維皇上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
乘乾百辟在庭共眾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被表聖日之
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
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厠鸞鵷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
誠

經筵講義

尚書

吉人爲善節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所謂吉人者以其德
惟一也所謂凶人者以其德二三也蓋誠則一不誠則矯
誣妄作故二三此吉凶所由分也舜雞鳴而起禹思日孜
孜寸陰是惜爲善惟日不足也丹朱惟慢游是好傲虐是
作罔晝夜頟頟爲不善惟日不足也舜爲法於天下可傳
於後世孔子於禹無間然人君所當法者舜禹而已夫世
之亂亡之君非盡無欲善之心而天下卒至於不治者以
其見善不明而所謂善者未必善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
天下者必先於致知致所以明善也欲致其知非學不
能故傳說之告其君曰念終始典于學以此

播棄犂老節

犂老宜親而播棄之罪人宜遠而昵比之冒色而至於淫

沈湎而至於溺敢行暴虐而至於肆則益甚矣罔有悛心故也夫下之化上猶影之隨形也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故臣下化而爲朋淫湎肆虐故臣下化而相滅上下相比爲惡則無辜陷刑者無所赴愬籲天而已夫淫湎肆虐行之於身則流毒未遠至於臣下化之則害之加乎人者廣矣此穢德所以彰聞也

惟天惠民節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夫盈天地之間皆物也而人居一焉人者物之靈而已天地子萬物其生養之具皆天之所以惠民也元后繼天而爲之子其聰明足以教民民之父母也其子民也授之常產使寒而衣饑而食蓋天而惠民者也夏王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則自絕于天矣天所以祐命成湯降黜夏命也然湯放桀封其後於杞非勦絕之降黜而已

惟受罪浮于桀節

剝喪元良賊虐諫輔非特敷虐於萬方百姓而已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其慢神虐民非特矯誣上天布命于下而已此紂之罪所以浮于桀也天之降黜夏命如是則厥監不遠在彼夏王而已夫人君昵比小人則讒諛日進而法家拂士眾所共嫉也分而爲用則

其禍必至於相滅願治之君可不戒之哉

論語

愼終追遠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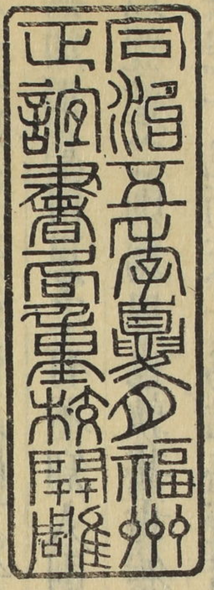
曾子者孔子弟子曾參也孟子曰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足以當大事人子所宜愼也故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夫一物不具皆悔也雖有悔焉無及矣此不可不愼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所以追遠也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齋三日乃見其所爲齋者則孝子所以盡其心者至矣今夫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則其生厚矣有妻子則慕妻子知好色則慕少艾仕則慕君而不能終身慕父母者因物有遷也至於追遠猶且愼之而不忘則終身慕可知矣以是而帥之民德其有不歸厚乎歸者反其生之謂也孟子曰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蓋舜自三十登庸至於五十則備此三者而未足以解憂惟順父母爲足以解憂故五十而慕孔子獨於舜見之矣舜之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無盛於此也人君所宜取法者舍舜何以哉

君子食無求飽章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則是心不可須臾離也食而飽居而安亦人情之所同欲者君子豈獨異於人哉蓋有求焉則違是違矣故不爲也夫敏事則有功愼言則無口過又能就有道而正焉則其自視常若不及矣斯其所以爲好學也與夫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志於道者不能也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其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下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當禹之時烝民未粒故菲飲食雖欲求飽有未暇也民未得平土而居故卑宮室過門不入雖欲求安有不可得也聖人之以天下爲心者蓋如此後之爲天下者可不監之哉

不患人之不己知章

君子求爲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無加損焉何患之有不知人則仁賢不肖混淆而不知所以親遠之則爲患也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爲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之所由分也故皐陶爲帝陳謨曰在知人在安民則安民之道以知人爲先故也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繫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嬖寵瞖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焉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一終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沂曾覆校
福州單廷鈞公衡分校
閩縣陳臨泰鏡寰分校



楊龜山先生集卷之二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仝校

語錄

荆州所聞　甲申四月至乙酉十一月

先生曰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宓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歷漢以迄於今其書至不可勝記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夫堯舜禹皐陶皆稱若稽古非無待於學也其學果何以乎由是

觀之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其用心必有在矣學者不可不察之也

觀孔門弟子之徒其事師雖至於流離困餓瀕於死而不去非要譽而規利也所以甘心焉者其所求也大矣流離困餓且瀕於死有不足道者學者知此然後知學之不可已矣

古之學者以聖人爲師其學有不至故其德有差焉人見聖人之難爲也故凡學者以聖人爲可至則必以爲狂而竊笑之夫聖人固未易至若舍聖人而學是將何所取則乎以聖人爲師猶學射而立的然的立於彼然後射者可



視之而求中若其中不中則在人而已不立之的以何爲準

舜跖之分利與善之間也利善之間相去甚微學者不可不知

爲文要有温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温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荆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哀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孔子以其子妻公冶長以其兄之子妻南容說者曰君子之處其子與處其兄之子固不同也曰兄弟之子子也何

擇乎誠如所言是聖人猶有私意也聖人不容有私意若二女之少長美惡必求其對所妻之先後未必同時安在其厚於兄而薄於己耶記此者特言如是二人可託以女子之終身且聖人爲子擇配不求其他故可法也

葉公以證父之攘羊爲直而孔子以爲吾黨之直者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夫父子之眞情豈欲相暴其惡哉行其眞情乃所謂直反情以爲直則失其所以直矣乞醯之不得爲直亦猶是也

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說者曰君臣之義不可以燕廢曰是不然此孟子所謂養君子之道也禮受爵於君前則降而再拜燕所以待羣臣嘉賓也而使之有升降拜揖之勞是以犬馬畜之矣故以膳夫爲獻主而主不自獻酬焉是乃所以爲養君子之道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之義也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閒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

事道與祿仕不同常夷甫家貧召入朝神宗欲優厚之令兼數局如登聞鼓染院之類庶幾俸給可贍其家夷甫一切受之不辭及正叔以白衣擢爲勸講之官朝廷亦使之

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爲道也則今日之仕須是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祿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之辭受取舍人少能知之故常公之不辭人不以爲非而程公之辭人亦以爲是

問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也曰其就湯也以三聘之勤也其就桀也湯進之也然則何爲事桀曰既就湯則當以湯之心爲心湯豈有伐桀之意哉其不得已而伐之也人歸之天命之耳方其進伊尹以事桀也蓋欲其悔過遷善而已苟悔過遷善則吾北面而臣之固所願也若湯初求伊尹卽有伐桀之意而伊尹遂相之是以取天下爲心也以取天下爲心豈聖人之心哉

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其善心而革其弊不止就事論事如論齊王之愛牛而曰是心足以王論王之好樂而使之與百姓同樂論王之好貨好色好勇而陳周之先王之事若使爲人臣者論事每如此而其君肯聽豈不能堯舜其君

或曰居今之世去就之際不必一一中節欲其皆中節則道不得行矣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者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如孔孟雖在戰國之時其進必以正以至終於不得行而死是矣顧今之世獨不如

戰國之時乎使不鄙其去就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爲之矣
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或曰以術行道而心正如何曰謂之君子豈有心不正者
當論其所行之是否爾且以術行道未免枉己與其自枉
不若不得行之愈也
宋牼以利說秦楚使之罷兵以息兩國之爭其心未爲過
也然孟子力抵之蓋君子之事君其說不可惟利之從苟
惟利之從則人君所見者利而已彼有軋吾謀者其說又
利於我吾說必見屈矣故不若與之談道理道理既明人
自不能勝也所謂道理之談孟子之仁義是也王霸之佐
其利義之間乎一毫爲利則不足爲王矣後世道學不明
人以顏子伯夷只作一節之士若孟子之論則是兩人者
豈清修介潔者耶如伯夷直許之以朝諸侯一天下顏子
直許之以禹稷之事
方太公釣於渭不遇文王特一老漁父耳及一朝用之乃
有鷹揚之勇非文王有獨見之明誰能知之學者須體此
意然後進退隱顯各得其當
或曰德而已矣奚取於聰明曰徒取其德或有有德而不
聰明者此則其人得以欺罔之何以濟務故書稱堯舜禹
湯文武皆言其聰明爲是故也

一介之與萬鍾若論利則有多寡若論義其理一也伊尹
惟能一介知所取與故能祿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
視自後世觀之則一介不以予人爲太吝一介不以取諸
人爲太潔然君子之取予適於義而已予之嗇取之微雖
若不足道然苟害於義又何多寡之間乎孔子於西赤之
富不卹其請於原憲之貧不許其辭此知所予者也孟子
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
下不以爲泰此知所取者也

孟子稱舜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此語最宜味之夫舜之意
唯恐不獲於象也則象喜舜自喜夫豈有僞乎是之謂不
藏怒不宿怨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而舜終不爲所殺何也曰堯在上天
下豈容有殺兄者乎此語自是萬章所傳之謬據所載但
云象傲而已觀萬章之言傲何足以盡之其言殺舜之時
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皆事舜於畎畝之中
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
暇辨

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
順於父母不謂其盡孝也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
人孝子之事親如此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

道四巨未能一焉若乃自以爲能則失之矣

顔子所學學舜而已蓋舜於人倫無所不盡也以爲父子盡父子之道以爲君臣盡君臣之道以爲夫盡夫道以爲兄盡兄道此孟子所謂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也孟子所憂亦憂不如舜耳人能以舜爲心其學不患不進韓信用兵在楚漢之間則爲善矣方之五霸已自不及以無節制故也如信之軍修武高祖卽其卧內奪之印易置諸將信尙未知此與棘門灞上之軍何異但信用兵能以徇驅人使自爲戰當時亦無有以節制之兵當之者故信數得以取勝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歎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而不務僥倖者也古人未嘗不知兵如周官之法雖坐作進退之末莫不有節若平時不學一旦緩急何以應敵如此則學者於行師御衆戰陣營壘之事不可不講問今之爲將帥者不必用詐固是奈兵官武人之有智略者莫非狙詐之流若無狙詐如何使人曰君子無所往而不以誠但至誠惻怛則人自感動曰至誠惻怛可也然今之置帥朝除暮易若以至誠爲務須是積久上下相諳其效方見卒然施之未必有補曰誠動於此物應於彼速

於影響豈必在久如郭子儀守河陽李光弼代之一號令而金鼓旗幟爲之精明此特其號令各有體耳推誠亦猶是也

陸宣公當擾攘之際說其君未嘗用數觀其奏議可見欲論天下事當以此爲法宣公在朝自以不卹其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至於遷貶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可謂知進退者

問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恆曰浚恆凶此恆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與之辨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無委曲也至於論理則不然如惠王問孟子何以利吾國則當言何必曰利宣王問孟子卿不同則當以正對蓋不直則道不見故也世之君子其平居談道甚明議論可聽至其出立朝廷之上則其行事多與所言相戾至有圖王而實霸行義而規利者蓋以其學得之文字之中而未嘗以心驗之故也若心之所得則曰吾所以爲己而已是故心迹常判而爲二心迹既判而爲二故事事違其所學

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荊公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似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自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贓不受贓豈分外事乎

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好進之心而已易之言理財



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周官平頒其興積說者曰無問其欲否槩與之也故假此爲青苗之法當春則平頒秋成則入之又加息焉以謂不取息則舟車之費鼠雀之耗官吏之俸給無所從出故不得不然此爲之辭耳先王省耕斂而爲之補助以救民急而已方其出也未嘗望入豈復求息取其息而曰非漁利也其可乎孟子論法以謂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是爲不善今也無問其欲否而頒之亦無問年之豐凶而必取其息不然則以刑法加焉周官之意果如是乎

常平法州縣寺舍歲用有餘則以歸官賑民之窮餓者余爲瀏陽日方爲立法使行旅之疾病飢踣於道者隨所在申縣縣令寺舍飲食之欲人之入吾境者無不得其所也其事未及行而余以罪去官至今以爲恨錢塘內造什物守臣不知其數恣官所爲至數年未已傷財害民莫此爲甚使其器用一一得以奉御茲固無嫌其實公得其一私得其十其十者非以自奉則過奇技淫巧以自獻於上與夫宮嬪之貴幸者此弊尤不可言使予守錢塘必先奏上乞降所造之數付有司爲之以進庶幾宦官不得容其奸是雖於事未有大補亦守臣安百姓節國用之一端也如此而得罪則有名矣或勸先生解經曰不敢易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夫傳而不習以處己則不信以待人則不忠三者胥失也昔有勸正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即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六經之義驗之於心而然施之於行事而順然後爲得驗之於心而不然施之於行事而不順則非所謂經義今之治經者爲無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

今所謂博學者特通歷代之故事而已必欲取堯舜三代之法兼明而默識之以斷後世所爲之中否而去取焉蓋未能也孟子之學蓋有以爲不足學而不學者也余觀熙甯元豐之君子皆通曉世務而所取以爲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故有爲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輒不勝若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爲言其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一一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此須深知三代致治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不講若有意於世須是事事明了胸中無疑方能濟務而馬周以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於朝若非嘗學來安得生知因論馬周言事每事須開人主一綫路終是不如魏徵之正如諫太宗避暑事親之道甚善然又曰鑾輿之出有日不可遽止願示還期若事非是卽從而止之何用如此正孟子所謂月攘一雞者豈是以堯舜望其君乎

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此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

試教授宏辭科乃是以文字自售古人行已似不如此今之進士使豪傑者出必不肯就然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故爲不得已之計或是爲貧或欲緣是少試其才既得官矣又以僥求榮達此何義哉或以謂舍此則仕進無路朝廷立法臺察不許言天下利害諫官不許論人才命爲臺諫是使之言也而又禁之何理哉如命以中書舍人或升黜不當繳還詞頭則更屬他中書舍人爲之命以給事中或有必行之事則不復過門下而所謂中書舍人給事中者亦更不整理且如此是不得其職矣不得其職則當去而今之君子安爲之其義焉在常平司有支用雖是救取法當執奏近又免執奏之法關防甚密何可免也使吾輩得爲常平官如此等事亦當辨明則知今之要路大抵難處也先王之時工執藝事以諫自此推之則當是時凡有職者皆得執其事以諫矣若人人有職事皆能思其利害以諫法度何憂不完政事何憂不成且古者百工猶能信度以申其說而今之侍從監司蓋內外之達官人主所親信者反未嘗知諫此又何理也

或謂人當無利心然後爲君子曰以此自爲可也以此責人恐不勝責矣人但能於得處知辨義理亦自難得故孔子以見利思義稱成人而以見得思義稱士焉此其辨也

物有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闕故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

溝洫之量不可以容江河江河之量不可以容滄海有所局故也若君子則以天地爲量何所不容有能捐一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十金而不顧者未必能捐百金此由所見之熟與不熟非能眞知其義之當與否也若得其義矣雖一分不妄亦不妄取

世之事鬼神所以陷於淫詔者皆其不知鬼神之情狀祭祀之深意也學者當求知之漢儒言祖有功宗有德不毀所以勸也曰非也子孫之祭其親豈有功德而後祭之乎若以爲有功德然後祭是子孫得揀擇其祖宗而尊之也豈事親之道哉秦少游以韋元成爲腐儒惡其建毀廟之議其說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夫營之先親而後身則毀之先身而後親可知矣漢之離宮別館長楊五柞已大侈靡未聞其毀乃取韋元成毀廟之說亟行之此元帝寢疾所以夢祖譴責也其後又復豈終可改乎曰審宗廟也則不容以所未當毀者而毀之矣先王之禮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爻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大夫祭以士支子不祭有事則祭於宗廟之家明非繼體也如是則祭與不

祭皆不可苟矣漢之廟在郡國蓋以千數歲時皆諸侯王主祭豈古禮哉使漢祖宗有靈當不享矣立無度之廟致不享之祭以此事神尙不欲毀耶以夢寐而復旣未知鬼神之情狀引之爲證其說陋矣且誠如所論先王當行之矣先王豈不敬神哉

知合內外之道則顏子禹稷之所同可見蓋自誠意正心推之至於可以平天下此內外之道所以合也故觀其意誠心正則知天下由是而平觀其天下平則知非意誠心正不能也茲乃禹稷顏回之所以同也

范濟美問讀論語以何爲要曰要在知仁孔子說仁處最宜玩味曰孔子說處甚多尤的當是何語曰皆的當但其門人所至有不同故其答之亦異只如言剛毅木訥近仁自此而求之仁之道亦自可知蓋嘗謂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爲魯魯者學道尤宜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由此觀之聰明辨智未必不害道而剛毅木訥信乎於仁爲近矣

京師所聞丙戌四月至六月

問論語言仁處何語最爲親切曰皆仁之方也若正所謂仁則未之嘗言也故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要道得親切

惟孟子言仁人心也最爲親切

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既不可忘又不可助

長當如何著力曰孟子固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雖未嘗忘亦不助長

温良恭儉讓此五者非足以盡孔子然必聞其政者以此

耳

問伯夷聖人猶有隘何也曰此自氣稟不同耳若觀其百

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此是甚力量

餘杭所聞

因言秦漢以下事曰亦須是一一識別得過欲識別得過

須用著意六經六經不可容易看了今人多言要作事須

看史史固不可不看然六經先王之迹在焉是亦足用矣

必待觀史未有史書以前人何以爲據蓋孔子不存史而

作春秋春秋所以正史之得失也今人自是不留意六經

故就史求道理是以學愈博而道愈遠若經術明自無工

夫及之使有工夫及之則取次提起一事便須斷遣處置

得行何患不能識別

曾子開不以顏色語言假借人其慎重爲得大臣之體於

今可以庶幾前輩風流者惟此一人耳

因言人君諭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英宗朝傅

欽之奏劄子上不從因言臺諫有合理會事卻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陛下何不自朝廷竟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爲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

因言特旨及御筆行遣事曰仁宗時或勸云陛下當收攬權柄勿令人臣弄威福仁宗曰如何收攬權柄或曰凡事須當自中出則福威歸陛下矣仁宗曰此固是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朕出皆是則可如有不是難以更改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以爲不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據仁宗識慮如此天下安得不治人君無心如天仁宗是也

章郇公在私第子弟有夜叩門稟事者公曰若是公事明早來待漏院理會若是私事卽於堂前夫人處稟覆在中書一日坐處地陷徐起使人填之不以爲怪家人聞之甚憂及公還家亦不言至晚公與弟虞部者對飲虞部問公今日聞中書地陷是否曰中書地何干汝事竟不言前輩大抵有此氣象卒乍搖撼不動

爲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是

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惟務寬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操縱予奪總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媿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怒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坑穽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凡事疑有後害於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來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目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爲民父母豈可誓時罔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孟子一部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爲者矣大學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

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永叔卻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儘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處更說不行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爲萬世法亦只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懸隔

問或謂荆公晚年詩多有譏誚神宗處若下註腳儘做得誚訕宗廟他日亦拈得出曰君子作事只是循一箇道理不成荆公之徒箋註人詩文陷人以誚訕宗廟之罪吾輩也便學他昔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偶倒用了印萊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有是否曰不是文正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更不問如今日所罪誚訕宗廟毀誚朝政者自是不是先王之時惟恐不聞其過故許人規諫至於舜求言乃立誚木是眞欲人之誚已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蓋聖人之於天下常懼夫在己者有所未至故雖小人怨詈亦使人主自反詩三百篇經聖人刪過皆可以爲後王法今其所言譏刺時君者幾半不知當時遭誚訕之罪者幾人夫禁止誚訕自出於後世無道之君不是美事何足

爲法若祖宗功德自有天下後世公議在豈容小民有所抑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夫爲人子孫豈不欲聖賢其祖考但公議以惡名歸之則雖欲改之不能得也其曰名之曰幽厲當時誰實名之茲豈獨其子孫之不孝乎如此在人主前開陳乃是正理今之君子但見人言繼述亦言繼述見人罪詬詬詘亦欲求人詬詘之迹罪之如此只是相把持正理安在如元祐臣寮章疏論事今乃以爲詬詘此理尤非使君子得志須當理會令分明今反謂他門亦嘗詬詘不惟效尤兼是使元祐賢人君子愈出脫不得濟甚事

問伯夷柳下惠如何見得能朝諸侯一天下曰只看顏子在陋巷便做得禹稷事業則夷惠之能朝諸侯一天下可知聖人之得邦家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自是力量不同如夷惠之風能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鄙夫寬薄夫敦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則其未有爲之時人固已心說而誠服之矣使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其效宜何如

謂常問志寧云至道無難惟嫌揀擇其理是否志寧曰是曰若爾公何不殺人放火志寧無語

楊雄云學所以修性夫物有變壞然後可修性無變壞豈可修乎性不假修故中庸但言率性尊德性孟子但言養

性孔子但言盡性

因論荊公法云青苗免役亦是法然非藏於民之道如青苗取息雖不多然歲散萬緡則奪民二千緡入官既入官則民間不復可得矣免役法取民間錢雇人役於官其得此錢用者蓋皆州縣市井之人不及鄉民鄉民惟知輸而已而不得用故今鄉民多乏於財也青苗二分之息可謂輕矣而不見有利於百姓何也今民間舉債其息少者亦須五七分多者或倍而亦不覺其爲害曰惟其利輕且官中易得人徒知目前之利而不顧後患是以樂請若民間舉債則利重又百端要勒得之極難故人得已且已又青苗雖名取二分之息其實亦與民間無異蓋小民既有非不得已而請者又有非不得已用之且如請錢千或遇親舊於州縣開須有酒食之費不然亦須置小小不急之物只使二百錢已可比民間四分之息又請納時往來之用與官中門戶之賂遺至少亦不下百錢況又有胥吏追呼之煩非貨不行而公家期限又與私家不同而民之畏法者至舉債以輸官往往沿此遂破蕩產業者固多矣此所以有害而無利也或云官中息輕民得之可以自爲經營歲豈無二分之息乎蓋未之思也若用之商販則錢散而難集正公家期逼卒收不聚失所指準其患不細往年富

家知此患也官中派之請不得已請而藏之比及期出私錢爲息輸之官乃無患然使民如此是無事而侵擾之也何名補助之政乎

孟子言仁者如射蓋生於子思射有似乎君子之說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蓋生於孔子以言必信行必果爲硜硜然小人之說

學校養士反不如居養安濟所費之多如餘杭學今止有三十人而居養安濟乃共有百餘人居養安濟人給米二升錢二十爲士者所給如其數加四錢耳而士未必常在學也則其所費固寡於彼矣若其所養實是窮民疾病者誠善然所養止浮浪游手之徒耳夫厲良民而養游手是何政事近詔又收養年五十者自此往往來者益多所費當益廣夫年五十則子自可昏女自可嫁安得爲無告之窮民乎又其所養多聚異鄉之人不許根問來處則雖有父子夫婦官吏何緣得知故其弊爲甚若只許土著人就本貫收養亦易爲檢察而其弊滅矣

神考問伯淳王安石何如人伯淳云安石博學多聞則有之守約則未也又嘗問是聖人否伯淳云詩稱周公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聖人蓋如是若安石剛褊自任恐聖人不然

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無不善蓋一陰一陽之謂善陰陽無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及其有疾也以氣不和則反常矣其常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彊弱昏明而已非謂天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汨濁則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永清之議歟

孟子直是知命滕文公以齊人築薛爲恐問救之之術而對以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以竭力事大國則不得免問安之之道而對以太王居邠不以其所養人者害人而繼之以效死不去之策自世俗觀之可謂無謀矣然以理言之只得如此說捨此則必爲儀秦之爲矣凡事求可功求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道也天理卽所謂命

語羅仲素云今之學者只爲不知爲學之方又不知學成要何用此事體大須是曾著力來方知不易夫學者學聖賢之所爲也欲爲聖賢之所爲須是聞聖賢所得之道若只要博通古今爲文章作忠信愿慤不爲非義之士而已

則古來如此等人不少然以爲聞道則不可且如東漢之衰處士逸人與夫名節之士有聞當世者多矣觀其作處責之以古聖賢之道則略無毫髮髣髴相似何也以彼於道初無所聞故也今時學者平居則曰吾當爲古人之所爲纔有事到手便措置不得蓋其所學以博通古今爲文章或志於忠信愿慤不爲非義而已而不知須是聞道故應如此由是觀之學而不聞道猶不學也

語仲素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而已

語仲素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此蓋某所爲者如此

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近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奸佞無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

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則勿用取女可也
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
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
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
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爲相然
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
但不可以爲法耳

神宗賜金荆公荆公卽時賜蔣山僧寺爲常住了翁云嘗
見人說以此爲曠古所難其實能有多少物人所以難之
蓋自其眼孔淺耳曰荆公作此事絕無義理古者人君賜



之果尙懷其核懷核所以敬君賜也所賜金義當受則受
當辭則辭其可名而受之而施之僧寺乎是賤君賜也金
可賤君賜不可賤書曰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若於義當受
而家已足不願藏之家而班諸昆弟之貧者則合禮矣

眞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密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
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密啓夫人臣有密啓者非讒
卽佞臣常惡之豈可效尤曰祖宗時宰相如此天下安得
不治

因說唐明皇欲取石堡城王忠嗣不可李光弼勸之忠嗣
曰石堡城非殺數萬人不可取忠嗣今不奉詔縱得罪天

子不過以一將軍歸衙衙其次不過黔中上佐忠嗣豈以一官易數萬人之命哉忠嗣如此極知輕重曰忠嗣之言甚善然不能無過夫人臣之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不應以官職之不足顧計爲言也謂官職之不足道此猶以利言若是古之賢聖處事只論是非而已如以利言則禍患有大於一將軍衙衙黔中上佐是將從之乎惜乎忠嗣之處此未盡也然則其言合如何曰當云今得罪主上不過一身之利害危辱耳豈可以一身之重而輕數萬人之命哉如此則其言無病

因言眞宗朝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其語有比上德爲桀紂者比奏御眞宗令宮中錄所訴之事付有司根治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并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之事不得其直必須先按其指斥乘輿之罪百姓無知亦可憐也曰祖宗慈仁如此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祖宗分明有此氣象天下安得而不治言眞宗時監司有以羨餘進奉者議賞內批云國家賦有常數安得羨餘果有之若非入時大量卽是出時減刻安可賞因曰祖宗不爲文章然似此語言萬世可傳誦也

問正叔先生云或說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說曰乾坤非天地之道耶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言問乾

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地何也曰本乎
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
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
玉以至爲駿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
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
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說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每發其端
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耳蓋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
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
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



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敘何所用
之
論橫渠曰正叔先生亦自不許他曰先生嘗言自孟子之
後無他見識何也曰如彼見識秦漢以來何人到得論與
叔曰正叔先生嘗言與叔只是守橫渠說更不肯易才東
邊扶得起又倒從西邊去此二人爲常有疑焉故問
謂與季常言王氏只是以政刑治天下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之事全無他日季常曰細思之實如公言但道以德齊
以禮之事於今如何做曰須有會做只爲如今不用著此
等人若是他依本分會底必有道理

二南爲王道之基本只爲正家而天下定故也

問父子之間不責善固是至於不教子不亦過乎曰不教不親教也雖不責善豈不欲其爲善然必親教之其勢必至於責善故孔子所以遠其子也曰使之學詩學禮非教乎曰此亦非强教之也如學詩學禮必欲其學有所至則非孔子所以待其子故告之學則不可不告及其不學亦無如之何

問有人問正叔周公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其知命乎正叔曰只是要代兄死豈更問命此語如何曰是也曰聖人不應不知天理天理既不然而必行之其誠不幾於無物否



曰聖人固知天理然只爲情切猶於此僥倖萬一也故至誠爲之又曰金縢之事有之然其間亦有言語可疑者如云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聖人似不應如此說

因論寒士乍得官非不曉事便是妄作大抵科舉取人不得閒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耳問李德裕言公卿大夫家子弟可用進士未必可用此論不偏否曰德裕爲此論至今人以爲偏當時人以德裕用資蔭進身不由科舉故爲此論此最無謂以德裕之才應唐之科目極容易自是不爲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歉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

受其祖父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是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奬勸焉可也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眞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博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有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有字亦自沮人爲善

朝廷作事若要上下大小同心同德須是道理明蓋天下只是一理故其所爲必同若用智謀則人人出其私意私意萬人萬樣安得同因舉舊記正叔先生之語云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猶面其薇於私乎

自孟子沒王道不傳故世無王佐之才既無王佐之才故其治效終不如古若要行道纔說計較要行便不是何故

自家先負一箇不誠了安得事成錙向多少忠於漢只爲做計較太甚纔被看破手足俱露是甚模樣

言季常曾問揚雄來應之曰不知聖人何足道季常駭之淵因語後世學道不明爾被流俗之蔽只如他取揚雄亦未能免流俗也卓乎天下之習不能蔽也程正叔一人而已觀正叔所言未嘗務脫流俗只是一箇是底道理自然不墮流俗中先生曰然觀其論婦人不再適人以謂寧餓死若不是見道理分明如何敢說這樣話

南都所聞 己丑四月自京都回至七月

薛宗博請諸職事會茶曰禮豈出於人心如此事非本意之所欲但不得已耳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荀子曰禮起於聖人之僞眞箇是因問之曰所以召茶者何謂薛曰前後例如此近日以事多與此等稍疎闊心中打不過須一請之曰只爲前後例合如此心中自打不過豈自外來如云辭遜之心禮之端亦只是心有所不安故當辭遜只此是禮非僞爲也

學者若不以敬爲事便無用心處致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所謂喻於義則惟義而已自義之外非君子之所當務也夫然後所守者約如孟施舍知

守氣可謂約矣所以不及曾子者以曾子惟義之從故也

舜在側微堯舉而試之愼徽五典則五典克從納于百揆則百揆時序賓于四門則四門穆穆以至以天下授之而不疑觀其所施設舜之所以爲舜其才其德可謂大矣宜非深山之中所能久處而爲舜者當堯未之知方且飯糗茹草若將終身若使今人有才氣者雖不得時其能自已其功名之心乎以此見人必能不爲然後能有爲也非有爲之難其不爲尤難矣只如伊尹耕於莘非湯三聘則必不起諸葛亮卧草廬非先主三顧亦必不起非要之也義當然也以諸葛之智尚知如此又況不爲諸葛者乎然則居畎畝之中而以天下爲己憂可也或不知消息盈虛之運犯分妄作豈正理哉

張茂則官官之賢者也元祐間曾請喈公啜茶觀畫惟正叔不往辭之曰某素不識畫亦不喜茶如正叔眞箇不去得他人到此須容情與他去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耶乃所以爲和耶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爲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爲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

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如伯淳莫將做天下一人看

曰固是

讀書須看古人立意所發明者何事不可只於言上理會
如萬章問象日以殺舜爲事孟子答舜所以處之之道其
意在說聖人誠信無僞此尤不可不知若從枝葉上理會
只如象欲使二嫂治朕棲之語此豈可信堯在上不容有
此等人若或有之不知則已然堯於舜既以女妻之其弟
如此豈有不知知則治之矣

鄭季常問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
而燔肉不至不脫冕而行豈得爲遲遲曰孔子欲去之意
蓋久待燔肉不至而行不欲爲苟去乃所謂遲遲若他國
則君不用便當去豈待燔肉之不至然後行曰何以見其
去他國之速曰衛靈公問陳一語不契明日遂行

同治五年重刊福州正誼書局藏板



候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沂肖曾覆校
福州潘炳年耀如分校
閩縣倪　鋆梓卿分校



# 書

## 見明道先生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於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教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



##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 受業諸子仝校

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教駕說於當世而從之游者
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嗲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
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
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得所依歸豈曰小補之哉
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開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
矣聞有一節一義可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
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
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
而異端熄鄒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
樂之閫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竝
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
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
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者豈不
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
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游
閒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因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
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
見其爲人而師之又況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復矣此區
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
使供洒掃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與楊仲遠其一

得所惠書謂能不變於俗此固區區所望而吾子所當勉也甚慰甚慰道廢千年學士大夫溺於異端之習久矣天下靡然成風莫知以爲非士志於道者非見善明用心剛往往受變而不自知此俗習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勢利聲色不爲流俗詭譎之行以是爲不變於俗則於學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聖方將大有爲而遽有凶變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卽位務在寬民一時聚斂之臣遷謫殆盡東州民吏如釋重負息陰休迹而遇淸風也幸甚幸甚不知吾鄉亦覺如此否司馬君實已作兩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師君玉或未歸計早晚當勉之令就學也某苟祿如常賤吏冗職無補於萬分而舊學日廢以此易彼孰得孰失

其二

近日不審爲學何地向者欲往定夫處今果然否夫爲己之學正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倀倀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此理宜切求之不可

忽也某迂拙之學無以希世而望古不及又不自量力之不足也猶孜孜不已宜爲後生豪俊之所憫笑而乃過爲吾弟之所取信故尤區區不敢默也惟亮之

其三

世之學者皆言窮達有命特信之未篤某竊謂其知之未至也知之斯信之矣今告人曰水火不可蹈人必信之以其知之也告人曰富貴在天不可求亦必曰然而未有信而不求者以其知之不若蹈水火之著明也孟子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致者命也又曰得之不得爲有命世之後生晚學讀孟子者皆知之矣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豈今之後學者皆能如孔子必至五十而後知耶蓋孔子之所知殆不止此也宜學之餘試一思之如何

寄程二十三其一　明道先生子汝陽簿

自去年夏曾奉問并潁川書一角及得吾友遞中附到八月書乃知未達不審此書竟能達否某正月盡離鄉四月初方到官所僦司事稍簡不至廢學然彭城士類凋落友朋絕少索居終日無過門者不聞道義之益恐遂默默寢爲庸人深可憂畏追思在潁之樂進趨文席退講所聞邈不可得汝陽邇日所游從者何人所讀者何書因書示及未涯畏會惟希力學愼愛

其二

爲別倏兩年窮居寡便郵置安否之問彼此曠絕傾念之至每形夢寐邇日不審起居何如某到官逾月矣人事稍息過此漸可追尋舊學汝陽亦不至多事想不廢讀書因風願以所得來告尙遠高論暑毒切冀自重

與楊君玉

久別不審爲況何如比得足下書辭旨超邁慨然似有志者甚慰甚慰夫君子之學求仁而已孔子之徒自子貢以下其說有未聞者而吾子自謂知之其所造遠矣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願加好焉則異日所進未易量也某諸況如常無足念者未間千萬加愛

與楊孟堅

相去之遠不及朝夕趨侍款奉談論中懷欲然每以爲恨欽慕之至不能去心夏熱伏審尊候起居萬福吾丈以高才盛德宜在顯位以澤吾民久沈下僚不副輿論然清時引年五福兼備蟬蛻囂塵之中俯仰泉石之下高蹈物表與世之酣豢富貴而不知反者有閒矣此固哲人之所榮非常俗可到欽羨欽羨詩二篇輒浼左右辭鄙意陋不足以游揚盛美徒有累乎高明耳慙悚慙悚

與鄒堯叟

遞中伏辱賜教幷以詩見酬辭精旨遠深用欽服非君子篤於故舊何以及此幸甚幸甚仍審秋涼起居萬福又良慰也某窮居下邑與世不相聞出無所之行無所從閉門一室聊以自娛俯仰几席之閒游泳乎詩書之淵雖鄙鈍無所得然與世之競紛華言聲色以昏聾其耳目者較之其亦足樂矣惟是不親師友之訓於中不無歉然也未涯趨會切希爲國自壽

與吳國華別紙

朝廷議更科舉遂廢王氏之學往往前輩喜攻其非然而眞知其非者或寡矣某嘗謂王金陵力學而不知道妄以私智曲說眩瞽學者耳目天下共守之非一日也今將盡革前習奪其所守吾儕學者失其故步將有觀望而歸者矣國華爲士人依歸欲何術以開後學乎幸明告我庶警不逮

答吳國華

辱賜教伏審夏熱起居平寧甚慰懷仰仍蒙諄復誨諭開其所未悟幸甚幸甚然其開似有未相悉者義不可苟止且某於程氏之門所謂過其藩未入其域者也安敢自附爲黨與以攻王氏之學夫王氏之學其失在人耳目誠不待攻而攻之者亦何罪耶昔人有爲神農之言者其徒自

以爲聖而孟子鄙之曰缺舌之人仲子之廉孟子則曰蚓而後可伯夷柳下惠皆聖人也至其隘與不恭孟子則曰君子不由仲尼之門三尺童子羞稱管晏人有毀仲尼者其門弟子皆稱譽以爲不可及若孟子者豈喜攻人之惡而爲孔氏徒者率皆不顧於義立黨尚氣相攻耶不然何爲其亦紛紛譊譊也蓋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所不得已也孟子時去孔子未遠其徒相與傳守故其流風餘韻猶有存者當是時楊墨肆行孟子且不能默而拒之至不知者以爲好辨況今去孟子千有餘歲聖學失傳異端競起其害有過於楊墨者幸而有得聖人之道者則曰吾不敢攻人之惡姑自守而已爲其徒者又畏天下指爲黨人遂皆膠口閉舌不敢別白是非則世之人亦何賴乎知道者哉某以爲如是恐非聖賢之用心也某自惟淺陋不足取合於世故未嘗敢輒出所有告語於人以取譏詆竊謂於國華亦爲同道故妄肆狂瞽瀆聞乎左右非敢攻人之惡蓋欲審其是非以觀朋友之合否耳然前書所論謂王氏不知道而已語人不知道卽謂之攻人之惡是必譽天下之人爲聖賢然後可也自守所學以排異端卽謂之立黨尚氣相攻是必無擇是非一切雷同然後可也國華謂王氏固多不中理之言言有不中理皆不知道者也

由漢而來爲傳註者多矣其言之合道者亦自過半然不
可果謂之知道者以不中理者多故也古之言知味者稱
易牙夫豈以辛鹹酸苦人皆不能知耶然必以易牙爲知
味者謂淄澠之合而不失也如易牙亦時有中否焉卽謂
之知味則天下皆易牙也何足相過哉國華謂知道與盡
道者固異又曰知道而未盡則不能無惑故王氏未年溺
於釋老又爲字說此爲大戾夫知道者果且有大戾乎且
王氏奉佛至舍其所居以爲佛寺其徒有爲僧者則作詩
以獎就其志若有美而不及者夫儒佛不兩立久矣此是
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又佛之去中國不知其幾千萬里正
孟子所謂鴃舌之人也王氏乃不會其是非邪正尊其人
師其道是與陳良之徒無以異也而謂知道者爲之乎夫
所貴乎知道者謂其能別是非審邪正也如是非邪正無
所分辨則亦烏在其知道哉然以其博極羣書某故謂其
力學溺於異端以從釋老某故謂其不知道國華毋謂某
何以見其如此也且古人之於道蓋有知之未盡行之未
至者如燕人適越至吳而止則可謂行之而未至觀越之
都望其郛郭城社而未能究知宗廟之美則可謂知越而
未盡若夫將適越而北其轅則不可謂行之未至也指吳
爲越則不可謂知之未盡也今王氏所行皆北其轅者也

尊佛老爲聖人是指吳爲越也烏得謂知之未盡行之未至耶昔者管仲以區區之齊乃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曾西猶謂其功烈如彼其卑也而羞比之王氏擅天下利勢其功烈無足稱者非特卑而已矣然則知道者固無補於治亂也而士亦烏用知道爲哉以王氏之博物洽聞某雖窮目夜之力以終身焉不敢望其至也若以知道如王氏而止則某不敢與聞焉國華所論孔子之徒皆未可以一言斷其終身也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其始之未聞何足怪哉然其後之所進者遠矣但學者未之考也國華謂詔書無廢王學之令某觀王氏之學其精微要妙之義多在字說既已禁之則名雖未廢而實廢之矣雖然廢不廢君子何容心哉謹守其是者而已矣前書所以及之者爲應科舉者言也人行急辭不逮意國華誠思之如何如未中理願更疏示當謹承教也

寄俞仲寬別紙其一

閩之八州惟建劍汀邵武之民多計產育子習之成風雖士人間亦爲之怙不知怪某嘗竊悼之恨世未有誠意足以感格流俗者與之廣諭曲譬使少變其習近得吉甫解惑讀之隱然有得於吾心然尚恨其說似猶以利害告之也若以利言則多男多憂蓋古語有之非特今日也孰若

以理諭之使民曉然知有不可爲之義則庶乎其惑可解矣吾郡吾邑此風惟順昌獨甚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小人暴殄天理侮悖人義至身陷大惡而不知省且爲父而殺其子雖豺虎猶不忍爲梟而謂人而爲之乎某比乘舟過境見有赤子暴尸洲渚閒爲烏鳶食者惻然感之有此吾穎竊惟仲寬仁民愛物出於誠心計未有以此言聞於左右者故輒及之荏事開有衣冠之士儻或相接願以至言諭之使少變一二莫大之福也狂瞽之言何足仰褻高明萬一徒用增愧耳

其二

某輒懦不立迷方之學無以趨今而望古益遠常懼自畫爲士君子鄙棄每思得朋游共學前引後驅以進其不及而所寓乃在乎小州下邑僻陋之邦賢士大夫罕至其境鄉黨之與居旦暮之與游不過田夫野老與夫後生晚學章句之儒辯折聲病爲科舉之文耳以是而求道幾何不見笑於大方之家比因經由得接教論若將引至於道者使駑鈍之質增激懦心慨然知聖人之可窺而忘其力之不足也幸甚幸甚迫於之官不得款奉徒深歉然耳因風幸時見教乃所願望

其三

順昌之學久不正師席得長者留意學者幸幸好德云何有意相從否邑令帥諸生詣門嚴師之禮自近年以來未有如此者固有道者之不宜辭也某亦有書勉之矣

寄翁好德其一

前日公阜還倉卒奉問不謹深用惶愧爲別踰月不審孝履何如伏惟萬福某愚無似加以齒少視公爲前輩每辱眷遇進之爲執友之游顧何足當自惟直諒多聞之益所得於長者多矣然至於古人爲學之大方則語未嘗及也今茲經由因得奉晤語慨然乃自進於聖人之學非篤信好古其何能爾益使惛懦之心思自奮勵銳然知聖域之可到而不知愚鄙之不可彊也幸甚幸甚方且進已之有揖公之餘以相扶助屬之官有期遽然西歸不得從容以盡講習之樂至今猶以爲恨然嘗謂君子之學求仁而已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皆聖人也其道不同而趨向則同者何曰仁而已矣故古之君子雖相去千里相望異世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未嘗同及考其所歸若合符契然則吾徒所學又奚必朝聞而暮講之歟要同歸於仁而止苟知此則前日之遽然猶不足恨也夫求仁之方孔子蓋言之詳矣然而親炙之徒其說猶有未聞者豈孔子有隱於彼歟猶之大匠能誨人以規矩不能與之巧故言

之在我聞不聞者在彼雖聖人亦不能進其不及也後世之士未嘗精思力究妄以膚見臆度求盡聖人之微言分文析字寸量銖較自謂得之而不知去本益遠矣夫至道之歸固非筆舌能盡也要以身體之心驗之雍容自盡於燕閑靜一之中默而識之兼忘於書言意象之表則庶乎其至矣反是皆口耳誦數之學也嗚呼道無傳久矣舉天下皆溺於末習不有豪傑之士孰能自拔流俗以追聖學若某之不肖豈敢自謂能爾幸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竊有志焉尚賴朋游共學左右提掖相進於此道每得一人焉則通夕不寐喜見顏面今又得吾好德益知朋友之足望也區區臨紙不能盡萬一未開惟力學愼愛

其二

明道行狀計已讀之惟吾先生道學行義足以澤世垂後進不得行其志退未及明之書而死使其道將遂泯滅而無傳則學者不忍焉此行狀敘述所以作也道廢千年士不知所止故物我異觀天人殊歸而高明中庸之學析爲二致天下泯然莫以爲非也故行狀之末深論吾先生之趨以明世學之失庶幾志道之士有聞風而起者則行狀之傳蓋將以明道非如長者所疑也幸亮之某向亦嘗作哀辭一篇謾錄去試一觀之如何耳好德閒居與學者相

聚勢未能免仲寬禮意勤厚不必辭若於僧寺中得十數人而止如公前日之言固善矣但恐同邑之士翕然從之則公亦不得而拒也使縣庠一空則於邑中事有所未順公更思之嘗許見過尙能如言否非敢望也乃所願耳

## 與俞彥脩其一　名汲仲寬子

某昏蔽之久無以自發幸蒙君子不見鄙外曲加獎引猥賜示問過自損抑若將有求者某何以當之所諭方寸之閒暗浪時時閒作此病豈獨公耶蓋學者通患也從心不踰矩孔子至七十而後能況餘人乎苟未至七十則猶須操而後存也故孟子論不動心之道亦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曰持之曰無暴則是雖孟子猶不敢任其能爾也雖然忘之不可也助長又不可也其用力固有在矣循是充之使吾胷中浩然則暗浪豈不自息歟涣瀆高明非敢謂足以資足下之所須姑欲取正其是非耳言之是耶固願與朋友共之或未中理幸明告我庶警未悟

## 其二

某愚無似無過人器識又學未優而仕爲世累羈纏堅白未能萬一於古人而磨涅不已幾何而不至於淄磷歟從游之徒又無箴規磨切之益恐遂至於目眙齒豁老死於無聞故每逢學士眞儒則愧汗惕息發於顏面豈意足下

收憐猶以君子望之幸甚幸甚敢不刻意自勉庶幾不負所期耶未涯良晤馳想何已

答陳子安

向恃朋友之愛不量可否妄以書勉公爲祿仕重承錄示高文開諭丁寧徒用慙悚所謂君子之爲貧蓋多術矣誠如所論也然某竊謂古之爲貧者豈特耕稼陶漁而已乎膠鬲起於魚鹽百里奚起於市苟不失義雖賈儈可爲也然君子亦任其力之所能堪不彊其力之所不能任今使吾徒耕稼能之乎不能也使之陶漁能之乎不能也使與市人交易逐什一於錐刀之末能之乎不能也舍是數者不能則是將坐待爲溝中瘠耳而可乎不然則未免有求於人如墦間之爲也與其屈己以求人孰若以義受祿於吾君爲安乎前書詔爲祿仕者殆爲此也子安之學究極聖賢之蘊其所以自謀必審矣苟能任其力之所能堪而不失義理之歸亦何必仕哉然君子之仕有時而爲貧古人有之簞兮之詩是也孟子豈虛語哉若曰爲貧而仕古人無有則予亦未敢聞命也

與陸思仲

某愚不肖嘗竊念聖人沒逮今千數百年學士大夫皆外誘勢利鮮克爲己者幸吾數人稍知自立不役志於俗尙

齊驅竝遂以相先後庶乎異日各有所到比聞吾友乃欲削髮爲僧甚乖所期中夜思之寐不交睫不覺起立爲之歎息也且佛之爲中國害久矣士之有志於古者力排而疾攻之世常有焉若唐之韓退之今之孫明復石守道歐陽公之徒皆其人也然此數人者其智未足以明先王之道傳孔孟之學其所守不叛於道蓋寡矣況如彼何哉是猶以一杯水救一輿薪之火其不勝也宜矣某自抵京師與定夫從河南二程先生游朝夕聽聞其緒言雖未能窺聖學門牆然亦不爲異端遷惑矣今夫所謂道者無適而非也況君臣父子夫婦乎故即君臣而有君臣之義即父子而有父子之仁即夫婦而有夫婦之別此吾聖人所以無適而非道也離此而即彼則取舍之心多矣以取舍之心求道則其分於道也不已遠乎彼其君臣父子夫婦且不能容之則其爲道也不已隘乎且佛之言曰吾之道足以斷輪迴出死生故溺其說者爭趨之彼以死生爲足厭苦而求免之果足爲道耶其信然耶夫古之大學之道必先明天德知天德則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當自見矣是道也聖人詳言於易不必徇邪說而外求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子姑盡心然後儒佛之是非較然而信吾言之不惑也世之爲佛之徒者將以爲道

耶則廢人倫逆天理非所以爲道也將以求福田利益則與世之行謁公門以徼名逐利者無以異也尚何足道哉左右無一可者而且爲之在先王之時宜有誅焉而謂賢者可爲乎吾友智明志剛於朋游中爲可畏者此不肖汲汲望其成而進於吾道者也今反若是則吾於他人復何望歟夫道終不復於古乎安得豪傑之士不易乎世者與之共言乎朋友道廢久矣某於思伸非特一朝燕游之好也故不敢不以所聞告吾子其慎思之毋以吾言爲不足聽也子之爲是也內則貽吾親之憂外則干先王之誅失朋友之望宜速反之無緩區區臨紙不能盡所懷姑道此



## 謝程漕博文

某闖陬鄙人也在昔執事出守鄉邦某方竊居下邑嘗誤辱一言之譽欲召寘學校自惟荒薄不敢承命以取忝言無實之譏比來湖湘始得從部吏之末瞻望鳥履碌碌無適時才用方愧懼踧踖不寧恐明知之下無以自遁疎曠故不敢輒恃昔日眷遇之私妄進一言上瀆高明豈虞過聽遠示教翰見索鄙文奉命驚惶榮愧交集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據九達之衢舟車之會四方百物蓋銜尾結轍而至明璣翡翠夜光之璧照乘之珍爲不乏矣有人於此

持千金之資坐市區售奇貨宜無不獲也而掇羅掇拾猶下及於三家之市非務欲兼收盡取不遺一物其何爾乎長沙蓋南北衝會之市區也執事以清名重德簡在君相餘論所及天下以爲輕重而士之榮辱繫焉則所持之資非特千金也部屬之吏負超卓瓌異之才抱其器欲賈於左右者豈一二哉往往以疏逖無先爲容者不能自達顧某何人乃獨以經術取之非執事敦夫兼容欲盡取三家之市何以得此乎惠出非望刻銘肺腑不敢忘也某自少嘗從事於學六經微言雖未能究觀盡識然嘗側聞搢紳先生緒論竊有意焉夫易於六經尤難知自漢魏以來以



易名家者殆數十百人觀其用力之勤蓋自謂能窺天人之奧著爲成書足以師後世然其書具在不爲士大夫議評訕笑用覆醬瓿者無幾矣然則易其可易言乎以孔子之聖猶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其玩味之久至於韋編三絕況其下者乎某用是於易雖欲自進一辭而不能措筆於其間也雖然學易者貴有得於象意之表而已區區於章句之末又安能免於譏評訕笑乎故承命以來無以上副所知愧汗惕息若無所容措蒙索他文謹錄古律詩序記合一編冒獻玷瀆清視不勝惶懼戰慄之至

答李杭

良佐足下某愚不知力學未足以窺古人大體凡平居毫
聚銖積而僅有之者皆陳腐熟爛無以誇示流俗故膠口
自絕不敢輒出一語與時相聞犬馬之齒已衰矣而碌碌
猶無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宜士大夫之所憫笑背
而去之也足下乃過自貶損若有求於不肖者其所稱道
語皆過情雖名世有不敢當者僬僥之童付之以千鈞之
重非其任也故捧讀愧汗蹴踖不寧者累日雖然某則陋
矣而厚意不可以虛辱昔嘗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試一
言之足下自擇焉夫今人與古人之學異來書論之悉矣
毗不復道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
在乎善利之間則爲堯舜者亦力於爲善而已顏子曰舜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論顏子之學則曰得一善則拳拳
服膺而弗失之矣此古之人用力可考而知也夫聖人人
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過行止
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夏葛而冬裘渴飲
而饑食日出而作晦而息無非道也譬之菽不飲食而知
味者鮮矣推是而求之則堯舜與人同其可知也已然而
爲是道者必先乎明善然後知所以爲善也明善在致知
致知在格物號物之多至於萬則物蓋有不可勝窮者反

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形色具於吾身者無非物也而各有則焉反而求之則天下之理得矣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萬物之情參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夫入德之門有宜先傳者有後倦者其序不可誣也若洒埽應對則門人小子所宜先傳者苟於成人而復使爲之則或倦矣然聖人所謂性與天道者亦豈嘗離夫洒埽應對之閒哉其始也卽此而爲學其卒也非離此以爲道後倦焉者皆由之而不知者也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某之所聞如此足下試思之如何老倦艱於執筆辭不逮意幸亮之

答吳敦智

某嘗謂舜蹠之分在善利而已使世無科舉足以取榮利則爰不以詔其子而士不以學也如是而不爲蹠之徒也幾希足下乃獨切切然以明善爲急其度越世人遠矣勉而卒之無怠而止焉則其終爲舜之徒也必矣所示閒旨已具李君書此不復言取而觀之可也幸照亮

上毛憲名漸字正伸

某愚無似家世業儒而名不隸於農工商賈之籍惟是專篤於文學以天資頑鄙不能雕繪組織著爲文辭以取名當世獨好觀古人大節自三代以來風聲氣俗興衰治亂

與士之遭時遇變出處語默竊嘗窺較其一二而謂當先王之盛禮義之澤漸磨浸灌天下亹亹向風承德敦厚而成俗於斯時也士游乎膠庠術序之閒攬六藝之英華而充飫乎道德之實凡耳目之所習聞者皆足以迪已而勵行優游自得不見異物而遷焉此三代之士所以彬彬多全德也夷陵至於戰國暴君汙吏各逞其私欲磨牙搖毒相吞噬者天下相環也機會之變閒不容髮故從人合之以效其謀衡人離之以攻其後掉三寸之舌鬬天下之諸侯斂爲己功由是靡靡日入於亂也漢興襲秦遺俗而高皇帝起於布衣戶伍之中一呼而有天下慢而侮人尤不喜儒士故一時貪利頑鈍無恥者多歸之雖秉國鈞衡爲一代宗臣者猶且囚拘縲紲而不知去況其餘人乎光武中興尤旌節義之士而依違附逆之徒多見戮辱故宏儒達志彖行高舉激揚風流者方軌而出及其衰也懷濟時之志則以觸權而攖禍謝事匿蹤則以黨錮而陷刑雖輿敗輻脫猶不忍改轍一犯清議則蹈鈇伏鑕而不悔終漢之社稷僅如垂髮而不絕者亦眾君子之力也東晉之興士懲前軌皆遺世絕俗視天下治亂恝然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而晉從而亡此氣俗之不同然亦興衰治亂之所繫也故戰國之士務奇謀而不徇正道西漢之士喜功

名而不務奇節東漢之士貴節義而不通時變東晉之士樂恬曠而不孚實用是皆爲世變所移而昧乎中行者也惟古之聖賢則不然不以世治而堅其操世亂而敗其度雖變故日更而吾之所守自若也某竊觀仁宗皇帝承祖宗遺烈綱紀法度一循舊典四十二年之閒天下熙然詠仁而蹈德上自朝廷下至乎郡縣皆習爲寬大而其卒也縱弛而不振迨夫神宗皇帝勵精爲治綜核名實而奉承之吏多失其旨類皆以苛察爲明裒斂爲功其極也慘虐少恩主上卽位盡蠲前弊而昔之慘虐者往往變其舊習勉爲寬厚以自媚於上者不可勝計也恭惟閣下以清名重德簡在二聖世方慘虐不矯激以赴功俗尚寬厚不飾以干譽挺然中立不爲世變所移是眞常德君子也非夫蘊道藏器復古聖賢之軌躅者其何能爾某閩海之鄙人竊承下風之日久矣今茲使旆按臨某也實爲部吏幸得摳衣斂板朝夕進趨於左右自惟碌碌無可稱者而遽辱一言之知在愚賤疏遬之分其何以當此非中行之士不狃於勢利者殆無以及此也故輒詳列古人之大節與夫平昔景慕之意以爲請見之資進之退之俯伏俟命不勝戰慄之至

代人上王令

某嘗謂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非獨上之人貴之也士亦知自貴焉秦之士非獨上之人賤之也士亦輕自賤焉自秦而來迄於今千有餘歲士之知自貴者何其少而輕自賤者何多耶蓋古之士雖一介之賤廁於編戶齊民之間短褐不完食菽飲水裕然有餘而不知王公之爲尊與夫膏粱文繡之爲美也三公之位非其道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屑焉萬金之餽非其義也有弗受焉夫如是上之人雖欲挾貴自尊以輕天下之士其可得乎後世之士顛冥利欲而不知有貴於己者故守道循理之志薄而偷合苟得之行多伺候公卿之門奔走權勢之塗脅肩諂笑以取容悅其自處如是而欲人貴之其可得乎故愚竊謂士之貴賤雖視勢盛衰然其所以貴賤者皆其自取也某誦斯言久矣故常自屏乎窮閭陋屋聲迹昧昧不敢輕爲自賤之行以求聞於人今茲執事來宰是邑下車臨政未旬浹閱民吏肅清不敢爲奸某私竊自幸以謂君子之治既有以服人必有以養人養人以善當自庠術始某幸爲士則教之育之以成就其志者宜在今日也故輒隨諸生俯伏門仞以俟進退之命非敢求聞於左右也始以爲後日論教之資也

代人上江令

士以贄見先達之門者三太上爲道其次爲禮其下爲名
君子之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資之以爲仁此爲道
者也今之守令實古之諸侯爲其士民者有古君臣之義
以臣見君此爲禮者也飾竿牘之勤借齒牙之論欲以取
重於時此爲名也爲名者君子恥之而滔滔者皆是也某
昏懦不肖自視無以取名然亦不願乎名之過實也某才
質之下固不足以語道然竊嘗有志焉恭惟執事高才盛
名聞於四方某也承下風而望餘光久矣今茲來吾邑某
幸隨諸生奔走車塵轍迹之閒得聞謦欬之音粹面盎背
溢於所聞多矣下車莅政而老奸宿吏下至編戶細民無
不風動某也託迹封域之閒日被德化夙昔爲道之恧其
庶乎得伸於今日也故敢輒書所志冒進於左右然未知
執事將哀其志而進之耶將以昏愚而棄之耶俯伏門牆
進退俟命

## 與張秀才

某辱書勤懇似有求者稱道過當皆盛德所宜辭非老拙
者敢當也慙悚慙悚某齒髮向衰自惟陳腐背馳之學無
以仰追時好逢學士大夫不敢輒出一語自取譏笑不意
足下惓惓乃爾得無過愛者妄以溢美之言欺左右乎不
敢當

與游定夫其一

某四月二日到官舍初四日交承職事彭城風物質陋與吾鄉大異幸有魚稻鶉雉之類足以充食故南人處之差爲便耳太守王大夫寬厚頗有愷悌之風屬吏之幸也某離家將半年思親之懷日甚一日其情意若不可驅不知愈久何以處之定夫官期猶一年忽復時常相聚講學之樂何可量但欽羨耳志寧會來相會否企仰高論無日忘之惟數以書見教庶只少慰鄙心暑毒千萬珍衛

其二

某窮居習閒久矣乍爾莅事不無應接之煩然義所當勉亦不敢苟且自墮事有閒即讀易然無朋游共學相與講明每有所疑徒切瞻企耳去年相別時定夫亦讀易計須精到有便願以所得見教不宜有吝也蓋吾儕所學既與世背馳朋友數人又各南北切磋之益以待面求亦無及矣公宜亮之固不敢默默亦當有浼問以取質左右也吾友閒居從游者必多所得有人否其質有可進者宜切誘掖之不當以彊聒爲恥也倣鄉二楊與舍弟欲親炙席下果然否幸加驅策區區非紙可盡

其三

易傳後序顯道爲之某跋尾已削去不用前年在京師與

顯道議云先生亦嘗有意令門人成之故其序述如此蓋舊本西人傳之已多惟東南未有此書欲以傳東南學者不敘其所以恐異時見其文有異同不足傳信也與顯道初議如此恐此書方祕藏未敢出示人或未安更希示諭

序云隨時變易以從道某初亦疑此語細思之如繫辭云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不可謂易與性命爲二也乾之六爻初則潛二則見三則乾乾若此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於理似無害更思之如何

其四

伊川先生在時世人迂怪之論皆歸之以爲詘笑今往矣士大夫尊信其學者漸眾殊不可曉也先生語錄傳之浸廣其間記錄頗有失眞者某欲收聚刪去重複與其可疑者公幸閒居無事可更博爲尋訪恐有遺失聞朱教授在洛中所傳頗多康侯皆有之候尋便以書詢求異時更相校對稍加潤色共成一書以傳後學不爲無補先生之門所存惟吾二人耳不得不任其責也

與鄒至完

竊惟天子睿聖方嗣位之始未有左右便嬖近習之私迎意而取悅未有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投閒而亂其聰聖度虛明忠言易入書曰爲上爲德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

此正其時不可失也宜迪之以先王道德之要言爲治之大方參之以古今成敗之明效使聖智益明則天下之利病左右之忠邪自判矣舍此宜無足爲者公之道學究極天人之蘊某之所知蓋公之所厭餘者安能上裨高明萬一然愚鄙嘗辱一盼之私故輒自竭惟寬仁不罪其狂瞽乃幸也

答陳瑩中其一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於繫辭而以星日氣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於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揚子草玄蓋用此耳卦氣起於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干準之今之歷書亦然則自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

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夫孔子之贊易尤詳於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眞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企仰耳

其二

德齒之說前書盡之重蒙以師說見諭三復來貺益用慙惕古之人其道足以師世範俗惟孔孟足以當之東漢而下師道益嚴然稽其所知所行皆不足以勝其任也唐之韓愈固嘗欲以師道自居矣其視李翺張籍輩皆謂從吾游今翺籍之文具在考其言未嘗以弟子自列則師果可好爲乎苟其道未足以達材成德則雖欲爲之而人不與也愈且如是況其下者乎某愚陋齒髮已衰矣而未有聞焉蓋孔子所謂不足畏者方且拘縻升斗之祿未能從黑髮之士以承教左右而反以見謂是豈當然乎哉非公樂與人爲善務欲挾揚隱伏何以有此將使清和之士不終爲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蓋古聖賢之用心也第恐設之不當徒有累於高明耳幸亮之臨紙愧汗言不能究

答胡康侯其一

承示及春秋事實鄙意猶有疑者所論虞氏之史直書其

君之名而不避載其父母昆弟之惡而不隱某竊謂四岳稱舜之父頑母嚚象傲乃舜在側微未登庸之時言之宜若無害周人雖以諱事神而有譏法然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則雖有譏其惡猶不隱也禮曰臨文不諱故文王名昌而雍之詩曰克昌厥後武王名發而小宛之詩曰明發不寐若此類皆臨文不諱也雖周亦然莊公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不可謂從虞史之質將仲子叔于田皆刺莊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勝其母而害其弟詩人以刺莊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將兵久而不召眾散而歸詩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莊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書之而後見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其二

伊川先生語錄在念未嘗忘也但以兵火散失收拾未聚舊日惟羅仲素編集備甚今仲素已死於道途行李亦遭賊火已託人於其家尋訪若得五六亦便下手矣和卿誌文深愧鄙拙不足以發揚其美蒙公見與可以塞責矣三經義辨已成書俟脫稿即附去以求參訂也近因傷冷嗽大作叅日不能興昨日方稍平然飲食猶未復常倦甚作書不及一一

其三

某衰朽杜門待盡平時親故凋喪略盡絶無過從者惟時親書册以自適耳家所藏書爲賊棄毀僅存一二語錄常在念先生之門餘無人某當任其責也蒙寄示二册尤荷留念然茲事體大雖寡陋不敢不勉近因閱三經義見有害義理處略爲之著論以正王氏之失蓋嘗論之於朝去其王爵罷配享後生晚學未必知其非也姑欲終此一事書成未脫稿款曲當錄以納去取正左右庶可傳遠也

其四

使中辱賜教伏審邇辰燕休台候萬福欣慰欣慰某衰朽杜門麤適閒中自去歲來稍安靜而汀邵與江西鄰虔州



時有竊發者侵逼境上王師往來恟恟不能治安也昨日又聞建安有此警帥司遣兵會合未知如何也江北雖屢有捷報而所傳不一聞之憂喜相半未能釋然不以爲慮也世事如此奈何奈何示諭湖湘州縣皆怙然人已歸業殊可喜此岳將之力也然屯戍之多所至艱窘非特長沙也閒中素貧近降祠部一萬道已敷配在民閒貧家所敷已二百千未知所從出細民可知矣不知湖湘有此否事之可憂者非臺楷可盡餘寒未解惟冀爲道保重副此頌

祝

答曾元忠其一

先公道學行義爲世儒宗嘉言讜議著在天下過蒙以行述見屬文鄙意陋不足以發揚盛美方自愧恨復承賜翰重加奬與伏讀汗顏無所容措相望南北無由展奉區區書不能究

其二

先公行述寡陋不足以發揚德美負愧多矣遺稿爲諸子收去今皆不在家示諭有脫陋處公可自以意添入或他有未安處亦當以意損益之無害吾徒不必爲形迹之嫌也此文欲傳遠不可草草幸照亮

答呂居仁



承問格物向答李君書嘗道其略矣六經之微言天下之至賾存焉古人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豈徒識其名哉深探而力求之皆格物之道也大學者必以孔孟爲師學而不求諸孔孟之言則末矣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多鬬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焉用學爲哉某老矣雖有志焉而力不逮區區有望於左右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勉之勉之

答胡處晦

示諭持一忍字益見好學用意之篤也三復欽歎某切謂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穽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穽者以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穽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眞知之故也使其眞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穽則人孰爲不善耶若夫格物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不待忍而能也忍而不爲恐物或誘之有不可忍者更切勉之

答練質夫

辱書問以所疑以某之淺陋何足以知此然厚意不可以虛辱試一言之質夫自擇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知萬物皆備於我則數雖多反而求之於吾身可也故曰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以已與人物性無二故也夫道豈難知難行哉雖行止疾徐之閒有堯舜之道存焉世之人不知自己求之道之所以難知難行也以質夫之篤志彊學其所進豈易量哉勉而卒之無難矣屬詔使壓境百冗併集區區并毫楮可盡

與許少尹

伏承進陟殿中士夫交慶非獨朋游之私喜也積學之富必有沃心之論繩愆糾繆乃其餘事耳士氣久不振佇聞鳳鳴副此顒望

與傅國華

某切自念衰晚不足爲世用杜門待盡無復餘念故平居不敢輒至公卿之門雖台旆持節往還亦不敢通名於左右不謂高明過聽猥加論薦在愚賤何以堪之道學不傳士鮮知所止某初不自量力之不足也側聞先生長者之餘論妄有意焉今老矣精力昏耗寡陋滋甚愧負初心恐遂泯沒爲小人之歸誤辱眷知重增慚惕耳審察之命自度散材不中繩墨故不敢冒進爲門下必蒙見亮也末由一造台扉姑勒此少布萬一下情不勝惓惓之至

同治五年冬月福州正誼書局重校開雕

侯官楊　浚雪滄總校
閩縣王　沂肖曾覆校
侯官劉汝瑚友珊分校
侯官董啟哲敦齋分校